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啟

謝陳正言



省愆私室方負來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楚初咨詢而
咨度終受察以受容踰跋拾遺敬筮主進某名浮實沒意廣才
踈早歲飛騰具有終軍之銳中年閱歷始知元亮之非頃飲牛
吉水之陽有秣馬湘江之旨此運使大體既無士遜之良去監
司不才聊見斯文之志進退用舍固各有命栽培傾覆亦因其
材此真生我之孟孫安得醜人之叔子歲年忽忽空懷躍治之
羞風雨悠悠文斷問鈞之夢不謂一寒之零落未為諸老之棄
損取彼蒼藓謂粗嘗於霜露憐其舊綉使復出於波濤血指創

深見唾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析懷息於支離俄責驅馳
於跛躄慨念重湖之今日浸憐一面之北風孔明之駐臨蒸正
在破荆賊之後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河梁受任於艱
難恍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躡登茲茲蓋伏過某官寒露清
冰泰山北斗雖剛不吐柔不如卓然論事之風然過者化存者
神備其容人之度遂使山林之深密復叨原隰之光華某敢不
祇若平反對揚欽恤鞭辟趨隕之陳迹濯磨執掌之新功元龍
百尺樓知將展下床之拜玉尊九折坂其敢忘叱馭之規飯倚方
長敷茶茶祇淺

謝陳侍郎存

省愆私室方負耒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楚初咨詢而

咨度終受察以受容藉首席間通志閣下伏念其名浮實淺意
廣才疎生平事可對人粗有間於涑水仕太早不及學或見笑
於垂崖捫心每念於息肩回首不堪於鑄錯司馬橋乘驅豈應
聞命以疾驅管城子免冠正當為法而受惡然而兩停漢傳再
黜周行比皆緣一日之瑕疵自取十年之坎軻悠悠白日空懷毀
之思落落青山久斷問鈞之夢不謂元日闢門之始猶在皇
華遣使之中追天上之雲龍望不到此詠人間之蕉鹿意若安
之血指劄深見唾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析懷息於支離
俄責驅馳於跛躄慨念重湖之今日浸憐一面之北風孔明之
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凜
受命於艱難恍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濟登茲茲蓋恭遇某

官拱壁元圭泰山喬嶽迹英駭之勸講摠是經綸古靈臺之薦
賢不遺氣類遂今起發復忝司平某敢不激厲新知濯磨舊玷
沐浴蓬萊之風露昭蘇衡正之江山皇帝清問何擇非人願言
奉教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倘遂陳情歸倚意長敷宣喙短

賀曹尚書孝慶

無給事中

選高春伯光映夕郎劍履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裾照日侈
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鸞鷲恭惟某官名高二陸才備
百金之風雲上下之交搗呵龍虎天日清明之瑞鞭駕鳳皇春
行霄漢之三麾星煥江湖之四節蘭臺璧水安定龜山彤管青
浦歐陽司馬出袖磨霜之劍浩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
色白馬盤陀之觀日紫囊筆橐之生風矧批教瑣闥任朝廷

之繼紀而侍言經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頌一命再命三命之
特懋大書特書屢書之績卻高麗使止西蕃馬讀青史而猶香
選諫臣敕繳內侍官凜清游其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細
陳溫國之五規要看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其濫巾遠
服望履層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石行石鏡尚磨蛟
龍字之碑心曲葵葵毫端草草

賀劉尚書黻

命煥九旒光升双履風清畫省準繩帝世之百工雲擁仙臺刀
尺周官之群文濡毫綠筆拜手紫微恭惟某官吞吐龍湫卷舒
鴈蕩清規映日耀西華之金晶直氣摩空屹南都之鉄壁威鳳
祥麟之出處慶雲瑞日之文章一疏辨姦少日老泉之氣識十

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自頃筮堂陞之交而散藻帝皇之度
獨到古今之未到能言天下之難言為御史為諫官張膽論事
真舍人真侍講吐辭為經儒榮方試於一時柄用遍開於九軌
乃需三命再命之渥徑通前行後行之班細瑣廣廈之席重龍
泉文淵之劍二時方艱六公竭論思余安道決邊議於朝廷真
工部長蘇子容成功臣於疆場為史銓師發揮黃旗紫蓋之精
畫畫掃枉矢挽搶之芒角前籌彪炳疊組蟬聯米石江流更展
中書之畧海壇沙漲遄符宰相之謠某羈足馳原阻心賀厦文
昌星度衣冠徒想於後塵响嘯雲飛草木顛濡於今雨鋪陳喙
俎激躍心長

賀趙侍郎月山

太平州赴京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采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
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曾弁驩如共惟其官玉粹金剛冰懸雪瑤
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
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旂灯碁之耿
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
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千軍遠帳而不勤及還笏而去二童隨
馬而有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醉謫
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檣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
歎發而為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
長江為備不數處可共險於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
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豹尾鈞陳

玉山檻進逼蒼頭青天白日鳳皇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氣勢
前行為兵部小紓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亟正鈞樞之拜其濫
中劓部望履備門班漢徒於甘泉宮喜稱知已勒唐功於涇溪
石已戒有司

賀荆湖汪制帥立信

中禁出綸上流易鎮尚書天之北斗光動玉垣荆楚國之西門
勢雄鐵壁瓊帷瞻落旗蓋風生共惟其官意氣吳鉤膏襟彭蠡
蒼龍捲四海之水拔地威風巨鼇戴三神之山擎天砥柱表表
二三豪傑恢恢數萬甲兵起觀江漢之危枰政急波濤之巨楫
峴山落日追思羊太傅之經營江左流風孰奮管夷五足慷慨
乃易長沙之節乃高建禮之門北統潁潁南卷沅湘一新牙齋

東達吳會西通巴蜀重整金湯然且許克國以便宜授孔明以
節制真雋無敵於天下此虜已在吾目中箭青海弓天山雲龍
敵愾盍長河塊秦華樽俎折衝陳六月北伐之詩刻萬世中興
之頌式歸凡及晉世巖巖赤踰睇或壇阻陳賀履星輝習軫莫
隨東野之雲龍片瀟關河尚策祁山之流馬衷旌搖曳舌筆單
疎

廣西李經畧經過巡狀

圭裳東觀牙車西來畫錦鏡秋懸桂林之明月綺屏懷曉拂石
原之行雲雷馭先驅疾吳起舞其摩等脫屣飛遠前矛逐東野
之龍久懷上下拜北平之馬重觀傑魁

請廣帥會

傳鼓上清湘桂舟度曉舉杯以明月楚觀生秋輒扳千乘之光
華重話六年之契闊舳龍飛動豈敢為從者之淹檣燕慙勤且
為盡故人之飲

折送諸監司巡歷會

問楚囚而返棹幸接席間傳郵議以稱鷓鴣幾成尾後欲游邀於
金轡恐重溷於冰虛獻筮而數野人顏之厚矣折枝以奉長者
禮亦宜之區區卷俎不腆儲易馳獻如沐肯留萬有餘榮

回朱帥參

疇庸紅旆負畫油幢羅帶玉簪卷嶺麾之雲氣銀濤青壁壽星
柳之春風玉乃亦施先七襄禮後某臣春容之度瞻蔚之文颺起
雷車轉揭脩名於千佛霜懸雪跨歛神氣於九仙弓矛洛下之著

英領袖湖南之賓客月暗秋城灯明夜觀日臨仙掌烟傍紫龍
小駐籌帷促歸輦路某居慚未見切幸寅同訪赤字於山尖喜陪
新雨望冰壺於幕下喻結飛霞繼繼情深數茶詞然

回劉運官志叔

周隄馳駟恍波濤之移綉祁山派馬催帷幄之蓮萼一介施先
上襄報後某官鞭駕英雄之意氣攢吸霞雨之文章雲香露桃
艷神仙於蓬島灯碁月柝重賓客於湖南小泛紅蓮佇歸青瑣
某俯慚小草仰辱僮花逢故人於瀟湘尚珍金玉豈天孫於雲
漢莫報禮綸

回葉茶場

卓來今雨載征濡轡之塵旗展春山遠聽杖藜之句感君双尺

華我六絲捧雲漢之織裳莫將瑤報撫波濤之舊綉尚藉瑱規
賀桂陽劉守

疏綸鰲掖作鎮熊和天上仙班猶帶解縈之月湖南道院新行
茶戟之春條貫昭蘇老倪驩舞共惟其官真霄漢士為文章翁
神五老之風烟插天秀色卷三神之霧雨搏海壯圖自騰翔殿
角之雲已錯落班心之玉飽看芙蓉之輝媚昇歸芍藥之從容
記大史之名山金匱石室籌將軍之武庫紫電清霜小橫桂水
之烟歡戲萊衣之綵藥騏驎道夫路雷動先聲驅蛇龍放之菹
春生敏手襦歌鼎鼎綈召堂堂其息蔭載騏叨恩便養東馳西
驚迹將遠於江湖夜醉曉行心相望於霄漢輪囷行謝亭科白
羞

賀寶慶太守

丹詔起家彤幃就國跨茅山鶴來從勾曲之洞天分竹使符出
領瀛溪之霽月感先未識樂在寅同共惟其官鴈蕩孤峰梅溪
的派潑龍湫而和妙墨箋古史倚相之書執牛耳而主齊盟負
大學何蕃之望大車九軌砥柱百川我我天上之神仙佩蒼鳴
曉籬水邊之花氣戟畫閣春風行蘭國之江山煥轉梅峰之
草木銀菟出色畫鹿生光川暖玻璃小駐插天之紅旆花深翡
翠佇馳度漢之紫泥某舊綉靦顏新麾照眼九州地接獨先鄰
燭之光一水江連飽聽今襦之頌衷旌搖曳古筆單踈

賀道州王守

鳳檢揚庭能旂赴鎮翩翩趙公子星煥九霄粲粲元道州風行

千里騷蘭香度童竹歡傳共惟其官簫鐘瑤篴之音金井玉輪
之操當家清白撫千佛之青壇上界慈蒼接九仙之玉佩出則
蟪蛄於湖海入而黼黻於周行衣冠照須女之珠樽俎總從戎
之柝卷紫電清霜之氣主光風霽月之盟駘龍蛇放之蒞春生
敏手棄騏驎當大道雷動驩聲幾游刃於新礪走神丸於迅坂
民歌來暮公快行春香戟凝清和墨剡吟於碧落奎書照渥追
鋒促覲於紅雲某鼙鼓已窮壯駟何補九州襟帶喜親鄰燭之
輝萬井旌旗滿聽今禱之頌溶溶新雨疊々下風

賀永州太守交割

春生騎竹吉耀克銀揚照軫之旌旗布先庚之條貫風行千里
庭迅三吾某喜滌縹之辰良即盍簪而申慶亟馳泓穎預訊轉

和

回前人

懷紱湘源崇分半竹飛書楚觀光挹前茅為華綠淨之江山猶
帶紫清之烟霧涕歡聲於推轂浮喜氣於寒鄉瞻鸞鶴於北平
莫然擊節為雲龍於東野幸其執鞭稟結占酌輪用觀

請雷州虞守

綏綏海邦低替楚觀太史紬金石契閣十年故人冬滿湘會并
一日喜來今兩頤款清風

送前人別禮

剪燭空涼喜話巴山之雨解維浩渺莫追溟海之風聞傳鼓
之麾呵島究執祛之纒繼折梅花於岫嶺愧我騷々隨雲氣於

采為君媿媿

回諸郡守冬

陽氣應黃鍾時執南至兵衛森畫戟賦我東風昭黼黻於魯臺
嘯塵埃於楚觀共惟某官陽明人物雷動声名麗曉旌旗照映
壺冰之繁行春鼓角舒圭影之和近七日之朋來進三朝之
元會某坐馳梅影偷借芸香宮線添長正覲顏於把綉雲門入
奏惟洗耳於歌襦

回諸郡送年酒

開荆楚之畫雞舊梅如夢賦蘇州之清燕新麴生香把宮錦之
林瀾醉屠蘇之先後從太守樂知同元日之春為細民對頌廣
東風之賜

回諸郡賀年

條風開敵節雄律鳴春戟衛森清香雖堂廉曉茨梁介社草木
生輝共惟某官氣度陽明精神雷動玉珂舊影光搖白藪之尊
皂蓋清塵彩照蒼龍之角小聽歌襦之暖即來召綽之温某坐
閱一暮踰瞻五馬回車雲近方懷印坂之思化犢日長尚味海
瀕之譜

送徐權府折俎

舟泝鴈回載冰瀟湘之雨雲連燕寢渴陪桃李之春恐廢聽棠
薄言羞藻乞為寒水玉恨莫對於冰清走置錦屠蘇敢坐將於
酈綠

回前人請宴折俎

帆浦乍歸沐東風之飛錦鈿齋相望倚北海之開樽清來盡載
之香綠折瓊芝之草碧甯陶卷如坐後居之林玉案無酬有悒
美人之綉

回前人送轉官折翅

影摩下隰奚補臺釐步進員階忽恍分寸正自憐於磨蟻乃特
枉於緘魚感折寄之慙慙佩相期之汗漫共明月千里肯分此
光賦終日七襄若何為報

回前人送冬

陽氣應黃鍾時哉南至兵衛森森戰賦我東風昭黼黻於魯雲
噓塵埃於楚觀芸香在手梅意亦襟日表迎長正覩顏於把綉
雷鼓入奏惟洗耳於歌襦

回柯權郡謝舉薦

為仲舉題坐彼羨監州薦侯喜有詩薄言報國度清風於燕窩
洒今雨於鴈回大丈夫即真竹鷹菟級我鄉人未免聊謝貂禴
回前人賀得韻

對岫嶮之行雲何功將指冰壑峒之新雨為養叨恩志甫遂於
循陔音首動於傳驛某官以錦裳手誦緇衣詩王事靡盬豈敢
定居同心心而休國君子不匱永錫爾類惟老老以及人遂令
回印坂之車亦緹挾江城之檄某感深烏哺愧甚鶉鷄顧影躊
躇漸有雲東西之迹懷人飛越相望斗南北之輝

回李潭倅謝上

渥渙紫泥光紆朱綬蓬萊雲氣隨大祝之輕裘泚水月明照監

州之緹賦茲憑回鴈薄謝來魚其官大雅孤標真清偉度玉珂
金鑰聯天上之神仙青壁銀濤重湖南之賓客竹携風憤歸
星軌其隄春灑花相輝芳杜拂山尖之斜斗敬襲清霜聽江上
之琵琶更傳白雪

回諸郡倅賀冬

九寸黃鍾律和動緹惟五文畫堂旗春生錦段美香在手梅意
彌襟其官氣類陽明精神冰潔廣庠樓之曲聲徹雷鼓續溢浦
之吟文裁宮線清露曉濡於驥尾韶風夜度於鴛行某隅綉何
工屏泥借潤瀟湘波暖照明月於胡床岫嘯烟寒倚行雲於仙
輶

回諸郡倅賀正

攝提貞孟陬青規絢綵風流半刺史朱綬生輝陽德斯升元氣
之會共惟某官声名雷動氣度春溫緹軾清塵色照蒼龍之角
玉珂舊影光搖白獸之樽小分千里之辰旌即下十行之外詔
某坐驚歲始隄贊州端波暖江湖求起東西之駕風和山水相
望南北之樓

回諸茶幕賀冬

黃鍾陽氣應緹幔香深冰壺幕下清彩毫燠轉芸香在手梅意
彌襟其官氣類陽明声名雷動膏蠟五色卷舒宮線之紋音度
九韶出入雲和之瑟小分光於烏幕即翔舞於鴛行某軫野相
望綉隅何補招呼和氣隄看仙鞞之華上下春輝密贊賓帷之
勝

回諸司諸郡幕賀正

閱維戶之年頓驚元日賞龍門之雲偷企光風暖透荔芸意行
蘭芷其官声名雷動氣度春融綠幕生輝光照龍杓之彩朱絃
奏雅音諧鳳律之陽衣冠小立於金臺環珮即趨於玉府其相
逢甲換猶喜寅同夜醉曉行漸作江湖之隔雲飛川泳永言宵
漢之期

回施帥準送別

望水壺於幕下遙結飛霞映赤宇於山尖喜來垂露寵先一介
禮後七襄其宮冰雪孤標雲霄名閱玉珂金鑰接江左之衣冠
青壁銀濤贊山南之鼎軸籌惟小駐禁路歸某服膺夾袋衣之
儲決意留衣之好南轅北轍迹遽隔於江湖左弭右鍵心相期

於霄漢輪囷謝稟結是

回洪準遣到任

袞絨掄材油幢疏渥花明湘水分曉月於紅牙枰靜鄖城生春
風於色筆一笑愧後六體施先某官威鳳鳴陽神駒奔電韶金
奕奕發五彩之芝英替玳翹結九歌之蘭佩小駐清壺之下
即陪赤舄之東某偷企芳塵喜聞新雨從軍古云樂剩羨灯基
織女不成章莫耐裳錦

回趙檢法

弛絲無補愧行湘水之春贊幕多奇遠洒縉雲之雪施先一介
禮後七襄其官瑚璉英姿泉阿神物洛陽龍門之清賞吞吐風
雲軒轅鳳樂之妙音鏗錫金石小游綠水即近紅雲某又後寅

同未諧辰見

云云

回諸郡教官賀文

吹瑄動浮灰時坎南至講道出新贊
賦我東風梅意弥襟芬香
在手其官精神冰凜氣類陽明文
鐸聲揚一片雲和之瑟書理
色麗五花宮線之紋徑携三鱣之
春入慶六鼇之曉其何功把
綉徒愧織裳响樓烟寒自笑庭揚
之影瀟湘波暖第傳泮藻之
清

回諸郡教官送別

星馳隰澤空浮棘影之塵日麗堂
燕喜近槐陰之翠輒憑回雁
占謝來魚其官蓬萊文章華岳
瑚璉曉開雲杏纒之聲猷清蒞
泮芹源之教思聊汲清湘而變
鄂魯行瞻黃繖而講唐虞亦將
指何功同心有味南轅北轍迹似
遠湖左岳右書情相期
於霄漢

回荏陽劉教授

日麗鱣堂喜近粉榆之翠星華
鴈嶠有未芹藻之清知在歲寒
舞慚地窄謂草木吾味賦聊誦
於梅花毋金玉尔音振踰聆於
杏鐸七襄匪報三宥為榮

回林教授

時雨鶴峰新旌度曉清風鴈嶠
塵生秋不言而意已傳未識
而氣先感謂草木吾味賦聊誦
於梅花毋金玉尔音振踰聆於
杏鐸

回張教授

春滿鱸堂罩藻芹之教思書來鴈嶠出草木之味言先舉所知
豈非吾願南轅北轍迹遽遠於江湖左弭右韆心相期於霄漢

回胡山長

挹西山之新雨如見其人納北窓之清風喜有此客亟憑回鴈
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瑚璉曉開雲杏文采九霄清照
川花書香五色重濯漁泉而浴洙泗行趨廣廈而請唐虞其恍
舊綉之濡絲捧儼花之盈袖永為好也愧莫稱於報瓊能無誨
乎尚有聞於振鐸

回邢山長

開帝館之雲秋蕤度曉織天孫之錦晴綺絢空一介施先七襄
禮後某官岷峨鋒錫蓬萊文章紅杏碧桃艷神仙於天上粉堦

紫界重賓客於湖南小對磨花即歸院柳某幸償未見且
同自笑黔鹽難策再襄之鈍相逢衡鴈願聞三益之規

回衡州江判官

從軍帷幄欣雲近於城

贈我

施先一介

禮後七襄某官玉尺懸水金莖淪露紫雲摩
扶搖溟海之風
綠水影纓談笑郢城之月俯看飛鷲即成遊駕為某欣捧色絲有
華舊綉擷滿湘之草隴寄鴈回望江漢之雲莫將貂報

回趙判官

芙蓉幕畫見推三語之清桑梓年情僅效一言之薦舞袖方慚
於地窄織裳乃遂於雲來瀟湘逢故人薄酬今雨霄漢瞻佳士
徒竚下風

回郭判官

雲近熊山有美芙蓉之影書來鴈嶠頓生杜若之香三語施先
亡襄愧後某官珊瑚文采冰雪聰明空靈比之群神行最願望
湖南之暮鋒洋鉅缸小替髮森遠班清切某偶諧聚夥多幸同
寅意畫水清涼謝宜教之句贈隆錦織莫酬幼婦之辭

回陳撫屬張監舍

馳絲何補媿峭嶮之春風畫幕多奇貴瀟湘之華月施先一介
禮後七襄某官絕俗精神識時俊傑洛陽龍門之清賞吞吐雲
烟軒轅鳳樂之好音鏗錫金石以凭玉帳即觀壁璫其多幸寅
同有懷未見南轅北轍迹似間於江湖左揖右隸心相斯於霄
漢

回蔡知錄率司理

駢馳遠使空塞杜若之雲後逸參軍辟贈梅花之雪舞慚地窄
知在歲寒其官巧鑄鉅缸清摩鼎鑿馴風度筆磨年賦之淋漓
寒露照襟何遜詩之洒落小需鞠草即看攢花某共客瀟湘期
君霄漢重緹錦段莫酬明月之珠空羨紫鱗擬結橫江之網

回永州司理司戶

梅花鐵石心相知已晚金薤琳琅字多謝何塵味也同吾惠而
好我緇芳又改嘆舞袖之地寒白也不群喜錄屏之天近

回謝司法

星馳周隘將為養以懷歸春度燕臺乃覽輝而來下載憑回雁
薄謝來魚某官華岳清冰海水明月鏗錫金石軒轅鳳樂之好

晉上下風雲洛陽龍門之清賞小吟藻綠徑照燕青某夙幸同
寅喻瞻聚軫南轅北轍雖遠隔於江湖左珥右鞬正相期於雪
漢

回諸縣宰賀冬

觀臺雲物曉看五色之書彭澤風流春度一同之詠駢花秀艷
芳杜生香某官氣類陽明精神水潔霞段飛錦織卷舒宮線之紋
春落弦声上下雲和之瑟佇翔鳧影晉造鶴行某迹只畫簾修
然隅綉撫庭揚於岫嶽空負分陰培浦柳於瀟湘喻看一碧

回諸縣宰賀正

攝提貞孟陬八荒開壽連城得茂宰萬象皆春花抑無私茨
有慶某官声名雷動韻度天和文艷錦機光照龍杓之彩風生

玉軫音諧同
秋浦官
執禦春風之鳥送長沙客相望明月之舟

回衡山趙宰玉玉係 謝舉陞陟

效顰鵲力何補於培風照眼雙鳧手忽承於垂露一謙過矣
三復斐然某官文采冊胡歌声金石融峰九千餘丈氣埒青蒼
郎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哀時正直簡在凝嚴某借助鞭長汲
清綆冠頌言美瑞知麟鳳之在外趣觀通明成鸞鳳兮先路

回善化韓宰

出宰山水縣香調新琴為織雲錦裳有華舊綉畫憑回鴈占謝
采魚某官玉尺清方金莖晶潤翻峰九千餘丈氣埒青蒼郎垣

二十五星光生銅墨暫翔鳧影佇入鶴行某自賀寅同豈云未
見娟娟一碧共看貫索之沉耿耿七襄莫效聯珠之報

回鄧縣曼宰

彩綉波濤愧將絲轡出宰山水先度絃歌陶寄鴈回敬酬魚遺
某官琳珪清越冰雪聰明霞榜碧桃千丈蓬萊之光氣月明綠
野一簾秋浦之清風小種新花佇歸院柳某俯慚舊斧仰辱聯
珠味黃絹之辭求為好也乞貂榆之報受言歲之

回攸縣郭宰

舊綉塵深閱八其於楚觀畫簾花度飛五朶於雲陽新雨同心
清冰照日某官尤華尚錦盤錯投刀橫巴水之野舟肯煩期會
聞楚涼之更鼓終覺分明迩不見飛翮其鵠立其馳駉長短磋

劫意長皎皎織女終不成章駕言匪報駉駉征夫每懷靡不
克相親

回湘潭張權縣

雲移松影調新韻於空堂春滿桃陰來清風於周巒懷我今雨
遠此華星小生欲相吏耶願同秉協丈夫即為真耳佇聽除音
一水娟娟七襄耿耿

回永興趙權縣

鶴岑琴好相望明月之心鴈嶠書來不隔同年之面以雍容之
雋軌將慷慨於公車北轍南轅邊江湖之相遠左鞬右弭尚嘗
漢以為期占對其皇垂孚為寵

回瀏陽任丞

晴炤照綬曉入新花遠素飛雲春回舊綉屏施先於一介愧禮
後於七襄鼓天孫之織雲莫將瑤報望美人兮明月尚藉瑣規

回寧遠澤到任

地鄰樓鳳喜聆平玉之吟風度鳴鸞恍聽九韶之奏絲花出色
汀若生香然太乙之蒸佇聽今業織天孫之錦莫敵腴施

回汝縣趙薄衡陽易尉

馳隄無功愧行雲於岫嘍佐琴有韻捧明月於瀟湘小車來映
於縣花春佩相輝於岫並其喜瞻聚軫樂在同寅北轍南轅漸
覺江海之隔左韃右弭尚為霄籟之期

回衡陽歐陽尉

挹春花於拂綬喜見青撐垂星宇於乘槎有華綠守重此湖南

之賓客羨我日下之神仙狂戀何功自笑再表之技韶榆首報
更求三益之規

回揚州院

司會冬蓬有美同年之子委書下隄事采買事之僚義替我於
賓筵聚樂瓊於駢園湖南慕貴良懷文使之賢水北價高寧又
山人之索薄憑回鴈諭謝來魚

回宋稅院萬年

篁竹嘯鼯鼠連免失刑岫嘍擊虎螭劃得得句怒飛銖畫光照
錦機撫劍首於漆園敢當一映聞簫聲於赤壁莫遂倚歌

回劉學錄 胡石壁客

我馬維駒訪岫嘍之奇字有鸞其羽發蓬萊之妙音亦來見我

乎嘗有此客否其人語洗烟火書籠山川張生手持石鼓文氣
極絳淨揚雄自有河東賦志透明光亟呼熊耳之雲立近龍頭
之日其味同草木影合江湖扶搖萬里南滇相期汗漫上下四
方東野此意翰困

通交代家提刑邦杰 魏恕齊

共審疏恩象魏易節熊湘星度天困光照武陵之雪風生春綉
神關斷岳之雲翠蕩凌烟華絲綉曉共惟某官傳心正學行世
清規雲霄開之高寒蜿蜒浦劍湖海樓之突兀塊北參旗屹砥
柱於中流行大車於九軌出擁康沂之駕入提建禮之門羣監
重弓武絢將軍之電金曹或組輝聯須女之珠佩聲雜運於蓬
萊塵影橫斜於牛斗誰謂寒露清冰之勝屑為春山暑露之行

收海若之波濤定夫正學布淞江之雨露朱子常平使當跨汗
漫而播雷礮于以經駘蕩而出馭娑屬天顏之西顧念民命于
南維不有仁人孰長王國乃輟神仙於海上乃移星宿于軫中
惟君子之祥刑自聖門之恕學推廣不寃之條貫數揮無訟之
本原轉陽和於美蓉薜荔之間沛生意於相接折揚之外蓋以
臯夔之長者而行孔孟之本心皇華咨度咨詢盡展平反之業
清問惟明惟畏即陪啓沃之職某久把短鏡偶塵綉斧撫王事
而集苞杞坐隔白雲以玉美人而結幽蘭喜逢今雨俯仰十年之
同味寅緣百世之交情尊此馭陽回車豈是秋春之鴻燕貢彈
冠朱結綬尚將上下於雲龍吉筆踪單表旌搖曳

與袁州安守到狀

四符便養假道言歸西水分江喜接九河之潤東雲捲雨重瞻
三峽之春即遂樞筵預深欣拈

回袁守不赴請

馳白雲之下幸甚假途卷今雨而來言將授館華髮之典刑甚
厚清風之邊立有加薄言還歸何速叩味之取頭安承教第懷
臺峽之春方命負慚嗣音抒謝

回交代權贛州孫提刑炳炎

南節易麾為慈親而拜命西臺就牧屈霄使以論交溫朝花雨
別之盟借堂草春暉之色施先介禮後七襄共惟某官大雅
風流真清人物水懸雲跨吐吞禹穴之玉書鳳躍韶鳴鏗受天
台之金賦雷轟欽起山立徐行魏冠參卿月之班雜珮峻郎星

之直侍女護衣雞人傳箭擬翠殿之賦詩衛兵森戟竊寤香
肯芝山之携酒豈第十萬家之春意精神二百里之湖光前席
興思此佳吏部西人則曰真好監司寧遲履接於星辰伊邠繞
行於霄漢春風麻影草卧桁楊夜雨難声雲銷賈索暫歷玻璃
之六轡更聯虹玉之半符昔清獻典刑而三川之琴有韻而濂
溪行部則五嶺之獄無冤每惟八境之有緣皆著兩賢之遺迹
盛德可稱於百世明公乃合於一人麾蕩照江劍刀易俗玉節
青絲纜小駐虎頭白馬金盤陀道陪豹尾某無功將指有味陳
情王陽回刺史車庶乎為子毛義捧郡守傲專以為親昔隨振
鷺之英游今忝傳龜之雅好夢向舊綉恍漸楊紉之前手把新
符早托絕塵之後會趣綸之來下辱飛檄之遠臨皇華之禮有

加南陔之詩復作安有十一州之廉察層為二千石之文承行
縣錄平反喜不隕望雲之舍詣府受約束願遂依近月之臺舌
筆單踈乘旌搖曳

回陳侍郎薦齋

回車印坂請自效於材烏得郡江南取已肖之竹馬綢繆錦製
緹襲交華共惟其官麾斤八極之風雷卷懷九天之星斗古靈
神中之古靈變為時賢溫公洛下之評不遺人物遂使忝求芻之
寄從而詣愛菽之私某半竹奚堪灑誌甚龍想五嶽青山之樂
願請訂金懷四方明月之詩曷酬贈璧

賀曾京尹端子 號留遠

露綸煥滌星履陞華東澗西灑冠十連之刑帥南昌北斗表六
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麗某官挾分雲漢吞吐江湖直氣
摩空金天晶之錯落清規照世玉井水之甘寒自噉噉於鸞聲
逆我我乎多負文章大手南豐先生政事十條小范老子袖出
摩霜之紺 吟捲雨之簾真侍從歸拜於甘泉慈父母來臨於
京兆乃由太乙徑涉文昌水懸雪跨而朝望乎日暖潮平而民
氣樂織衣冠於是程坐鎮千畿籌帷於延和邁歸兩地某喜
傳除綺阻超賀某五緯明霄望龍泉之秋色九河流潤懷虹翠
之春暉

回曾主簿清老 曾玉堂秀溪之孫

千里明月偷企停鸞一字華星劃開湧翠惠而好我粲然有文
某官地甯宮華天炎潤美北平王之閭閱梧竹蒼蒼東山民之

衣冠芝蘭奕奕蓋騎麒麟而凌厲乃從猿鶴以徜徉展也怒飛
翔其孰禦京頃馳楚傳切志綿田邛坂回車庶乎為子江城捧
檄正以使親永懷寸意之暉更感繁葩之寵式相好矣莫酌錦
綉段之華迴回從之如此玻璃江之碧

回吉州權府賀新除

某寢跡荒座條被絹封身到木天誤辱九重之春詞垂金薤過
蒙十部之臨方切循墻敢勤衮衣蓋如庸晚徒抱迂愚山林自
分於投深畎畝空存於愛上朝清道素幸遭際於明時小往大
來慶挽回於正氣猥令忝耦例沐登崇共惟其官瑞沍長庚福
移子駿家有甘棠之多凜凜典刑人呂家別駕之春陶陶生遂造
郡符之初縮觀帝詩之誤須蓋惟大夫之曰賢遂令小子之有
造正明一字恐慚讀秘閣之書庸使載還尚擬致監州之謝

回言守李寺丞第

光膺芝檢榮剖竹符吉為大邦望二天之正急公有異政為百
姓而一來新令風馳歡聲雷動共惟其官雪山冰壑天珠河岳
居南岳風土之奇夙鍾清淑得西堂議論之正綽著典刑早啓
雋途荐升華貫天官官正持衡稍食之平穡臣司農挈領登丞
之重惟絕海迅驅可以開鯨浸惟倚天長劍可以破浮雲故當
搶攘杞樞之秋常任撫字澄清之寄昔四郊洶洶帝每興當饋
之嗟今二水湯湯公迄收按堵之效惟我廬陵郡之劇為今東
蒙主之難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旁諸縮手所謂世臣必有喬木
上遂傾心向來二千石之除曾擬六一公翁之里惟蒼生之有福

故珠浦之重選期會餘聞雖異坡老作詩之舊道理最大喜聞
韓王有德之言今庶幾乎侯來暮矣青原驚渚未容坐席之溫
絮駁鳩班正恐召環之速某幸備受盛之數得同載道之歡已
進逐於前驅乃退慚於後至欲陳情而未果先賜汗而謂何謝
劉公紙書姑附鴻翔之便望皇南望記即供燕賀之恭嚮戀深
深敷陳罔既

回前人

某荐蒙額翰再遣駢緘辭遜一出於肺肝義理各存於肯綮
浦之珠既去復返足以為奇夜光之璧無因至前受之甚懼
裁尺素庸叙寸丹仰冀融清俯垂澄察

回前人送冬禮

周曆紀正魯臺書至榜謠雷動恰先七日之來祭座春生共慶
一陽之長頌聲盈耳和氣滿城某未薦賀言猥塵醜禮岸容待
將正棲寂寞之濱谷律先春多謝溫存之貺赧然登受略此控
酌餘俟別陳仰干情亮

回黃主簿

伏以春花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初度方拾
新而著藻即嚼茗而嚙花敢意一譙有來多貺厚之厨珍以起
其牢落將之篚實以申其懇懇童喜相誇為里中之羊酒兒癡不
了咲門外之桑蓬拜而受之我之懷矣輪囷感臆拍塞謝言

回監魁錢昇叟賀新除

天祥偶膺光寵實脉庇庶將為行人之辭先承君子之餽樽來

工部有光臨別之栝荷鵝贈右軍以比大鳴於鴈木登嘉以往
感德惟深姑此占酌嗣容稟謝伏乞台照

賀府簿錢昇叟

茲審錫命中朝職書大府密運良畫協贊大功伏惟慶愜天祥
正深蒙賴倍切忻愉函此叙賀切幾委照

回大庾縣尉劉天聲

昨因歸雁獲附殷勤歲月如馳曠音弗嗣五乃承雲箋翩翩
復來山林邠記初度來梓拳拳黼藻過矣就審一麾知
已三尺司平揚州梅花何如庾嶺本色吟哦小駐倚聽橫
飛庭實磊落分不得拜興言遠意若之何速之肅使知
慚襄拜不敏何當裔狀

十一卷終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
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
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已得其子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
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
也曩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為天守
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克是心以往真無所為而為之
其為仁豈不至而為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
為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

內歲錢穀幾何庠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
崇林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
為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為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
猶以為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我添差教授番陽程
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
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
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為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
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
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
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
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五而有天道行焉士

備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為貢士計者
積倉粟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為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
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譽之私哉子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
及者也是宜書其大版於天下將以為天下用人之常情其
窮也不為利疚則其直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
決非異時筭食豆豉食於邑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
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支行都而無餘厲
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大是邦學者世修歐周
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
焉蓋益可書也已是莊創始於尚書胡公擬隸于學者米二千
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昌為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

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自德侯與揣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卿君師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為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奉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為州九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為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為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改老傳說以為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虜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

詔不朽泊來吉摹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謂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濶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為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為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為不冤獄空遂為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

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
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
獄之事人以為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
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為
之持之以道使民迁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下於朞月三
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
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
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者日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為之
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為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為
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為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母以司是哉君姪
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大雷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
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予為序
曰元皇之殿既為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役之
初與君寔來辱為之書請卒記之邑為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
而文天聖以來高科羣擢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
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柳冠蓋
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乎人謂吾幸為禮義邑雖空德
不容不為俗化地况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
獨無兩敬祀會賓與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
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遺命之神執其子奪於形考之表者

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為行為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
者故遠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
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奔為風塵惟神元命寔始
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
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會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
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
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
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体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
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為病自元皇廟食於是
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变迁惟移曠十百歲雖
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為忠臣孝子歿為天皇真人取士本未

實助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美矣
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
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
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細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典刑
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為臣止忠為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
自己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
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
人今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
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微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
具鍾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

也外而侍御僕從為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為令俸餘哀多迄于成觀下古曰龍頭重因其名為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今方為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矣陳氏名界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令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為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休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江登取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

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試群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轟轟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注視而隔江之秋暉菜隴悉為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堙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休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

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為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体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摩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驟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掌捋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携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顫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子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变迁予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于

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問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曰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絕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為之記且諗同游者發一鳴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駭怒起之勢咸得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水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帶双

華出于文叔北窓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
溥間邵氏始身有其瑞于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
根既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羨天將
昌之其殆視同類兩岐細縷塊北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
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于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辯辯
孔弟之親小雅所為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且夕尚徘徊新
堂為君賡棠棣之一章

李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父祖子孫出於一本
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為戒愚嘗謂引之詞極論
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宜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

其言他人戕賊之故而惟恐族陷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毅者
與穎濱游老泉之譜引自以為得於面授而切意其事記尚未
及見也今其族放蘇氏作族譜亭以不忘先世穎濱之交以庶
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脩復之以紹前志為予求序予為
之書而樂道其美夫其譜引先世既自得之以遺其子孫今其
子孫固已識先世之用心矣予猶以為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
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亭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為長上者
復甲告之曰謹毋為鄉之其人者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

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
之西偏周之以徑被徑以梅亭後有廊有詩畫壁間前方池廣
五尺飼魚而觀之隣牆占樹蔽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
領客于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
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
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靡曼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
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
然蜚星南金荆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
美草樹日以茂密元身兄弟又從而增之夫高臺兩池百歲
倏忽此孟嘗君之所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
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遭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享曰

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隸通而為春方其閉塞也陰風颯栗寒
氣自顛顛幾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隸通也木石所壓
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
當其已閉塞之後未隸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
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
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
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克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
吾知其為君欣然笑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
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
辱君好舊笑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來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來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湮毀來陽
宰柳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為一同人物記邦人爵
林教授周君道興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俾興士氣
也冀子為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
符首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為渾化時來陽居
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來陽又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
於花州之讖翹乎其未慙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為儒者道天
下事固有大于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為記其論世
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為志於已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
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頗乎
其至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
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矻
矻然為務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脩於家有
正學則天子之庭有貞儒此令尹與九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
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
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可不凜凜乎哉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迄于今班班
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人物之出而縣
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于時士文富義豐頭角嶄
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借者始
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七八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

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予同年新贛州教授何君時以書來
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士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
其方來之不勝記將託諸石以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
圖志縣始創實割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
之會也山川之英秩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
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東跨西并收
拾奇山水以為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寢以張
王此豈偶然之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
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

南陽關是定庚子燔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
而古某為唐代相遇於上餅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
生二年無所於祠意問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
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為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迹率諸
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詒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
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溥熙間
邵去今行在所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
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稱而相語累
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
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饗事使此三賢者
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

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
前日寅緣被作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秦乃獨請嶺南使郡
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
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筆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錨錄
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濱社門却掃
不然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揚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
自為一集與疇昔道山群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
以擯斥踈遠累其心哉夫擯斥踈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
於澹然遠萃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
於元祐寒寒匪躬皆在困躓澹落之後揚公當權效用事屢召不
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之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
三賢歟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繇後言之吾知在
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轡所忻慕焉瑞人之敬三
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來於先
正無餘為役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叢簿趙侯守財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
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搢紳衣冠盱為盛盱賓興薦士
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
士名賦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美則後自念士方奏
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柰何以旅瑣瑣

病寒暖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于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
復其租稅為屋四楹廼積廼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
有司三歲一會九疇之試御前者贍各有差所為厚士於方來
蓋廢幾焉其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遍天下其徒蠶食
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寧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
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大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
左釋制其膏腴移彼予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
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
外物而為消長士豈以侯為泥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得祿多
也小雅之序菁菁者莪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

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
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
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為恩受之者豈
以為不屑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
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為之
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為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
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為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
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
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為需之飲食侯事
也無以為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為不負
所之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積新

表州萬載縣主李徐君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
鎰補其籍改庫為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為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
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為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
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叅知政事贈太子少師
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為時名臣公嘗
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為弛
嚴不為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為大過
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多
乏莫敢後唐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言質爾介額額爭

論不少假借至上䟽言財利於事為輕民心得失為重不罷青
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夫經藥牙
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冊如有一臣断断倚無他技中原遺
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稟之有生氣嗚呼此其所
調大節關係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
大宗丞番易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為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
治故有祠與瀟溪並自瀟溪移祀于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
廟于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為故常屋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
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
敗撓折者錐甃舟楫之踈漏滲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
者所費籌約一日新美又更為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

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
屬某記之其惟吏道苟且遂未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
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邦人以繹
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臨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
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
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
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為得志富貴漸盡終
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為贛者相望亦豈無可
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熾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
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重修嘉濟廟記

今天子咸淳大禩大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州贛
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譟田狹故易以饑侯未
至以為難將至以為憂迺七月下車膏雨霑流嘉氣分集民声
大和回郊以寧侯悅莫喻所從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風風黍
稷芄芄孰啓我侯我神之功我岷蚩蚩牛犢熙熙孰相我侯我
神之威侯驚召父老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于庭
曰州之吏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如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
其執尸之侯憮然曰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我其有
不致力於神廼肅遵豆乃潔牲牲晨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
周視庭宇不遑于寧始建議營度刊木于厓浮竹于津取材既
堅厥工惟時植祀支仆撤去庫陋備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

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
公皇皇袞冕裳衣祠既畢則以其餘修道遠以便來游者葺三
浮梁以便絕江者錢奇二百萬粟奇二百碩悉出俟所節縮故
役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俟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行粟米
在市蠶麥滿野雞犬相聞達干嶺表訖俟去視始至如一日焉
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俟新之俟為我民匪神是私田有
稻梁野無干戈微俟之賜胡以室家避舞僊僊伐鼓淵淵何以
報俟萬有千年予時臥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書其事予
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為靈昭昭矣
謹叙次下方納諸廟門為記

贛州興國縣志卷之四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
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為龍蛇
瀆乎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
來為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
克施迺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
豪長率屬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錄為生員凡二
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為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于
先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袞老婦子
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為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
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
今躬課其元督以無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声於

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成願進鄉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今一朝變之固若是速歟共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詒天下州縣立學所征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為郡會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恩如狂得春如迷得海呼王澤之浚濶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今為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子明訓以字民為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為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朝復諭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于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翁之曰昔有文公設教于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

文興行倡于齊民其則不遠也我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惟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為燕居直以杏壇旁為堂左先賢祠祠後為直舍繚齋以廡不侈不隘臨溪為之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

道林寺衍六堂記

余行部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傅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也堂之類吾鄉益國周公書之至是百二十年公又有記述持之奇語之奇取歐陽詢書韓愈詩而點裴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衍四為六之說人之意度相遠如此僧

志茂以屋壓字漫壽公字千石取公之意易名衍六將揭于新
堂士嘉其有二善焉補唐賢故事寶乾淳遺墨非俗衲所為
之嘉嘆而記其後

玉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僖送縣志
遺逸門一段云冠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
登庾亮之樓月明千壘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
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游戲文字足
以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做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臏銜枚
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盡賦

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律書塞馬之前
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兩王孫之別南浦
芳草連天曰黃曰青不于其蹟而于其神亦一時興致呀到因
反觀冠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
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
堯時十日並出燦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曰
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
一天子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滑稽笑因次第其高
下赤豪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
第五或以黑為冠予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諗觀者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于庭州之士女傾城
來觀或累數舍竭蹶而至允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
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適承陳臬事常
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為客主禮是晚予從城
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
及階階及門駢肩累足舐舐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
吐不相辨俯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
升車詣東廳上之後稍偏為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賓車不
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則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
上往七引去及敲酬州民為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班而前或
宗俱馬極其俚野以為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

老而禿者有齋無齒者有僂偻而相携者冠者髻者有盛塗澤
者有無飾者有携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
睡者有快且寐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為兒弁髦者有為搯
角者有解衣叙契潤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傾堂笑
者有無所親隨入笑者跛者倚者上者趨者相牽者相扶擊者
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勸者咳者唾者噓者欠伸者汗且扇
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襪者有履闕者有倚屏者
有攀檻者有執燭跛惟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
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
於地者有半坐机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
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

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趨趣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千計也當是時舞者如讎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褻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頽然其間如為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駸女充斥其間不知其偏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酌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究無湮鬱其和哉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呈明視天下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拱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蓋出於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綿繡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為郡而十數年間卒然修復得其大体非國家忠厚積累於民力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湯祈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來儉而不吝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為親懷歸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推一時民物之際得於目擊相與嗟嘆闊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具悞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跎忽不可以復追也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
故九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
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李士蘇公軾正言任
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
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
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折叅政李公光樞密院編
修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
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
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
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表鉞得春秋大旨植之風声尚有典
刑其至雷也考圖謀訪耆老顧瞻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

氏自萊公以至澹菴九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
聞一朝皂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
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于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
下敬共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我
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
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茲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
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
吉日落成僕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賴屬予記予不敏叙其
凡復為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
故鄉桃筍兮被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

神不可忘五嶽為質兮三辰為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雷州重建譙樓記

允並海而為州皆有颶風而雷為甚中州多山地氣固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難雖累數千百年存焉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蜚大屋以為常矧雷三面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太史氏虞侯應龍來為守是為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日夜半颶風作取明視譙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暈如虹有蜃氣如樓臺及其激霍凌轢自穿撞擗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書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永久乃筴鉅材鳩工並興設為巍峩下臨鯨波予聞而撫之曰天下猶海也世變猶風也昔人有言大厦非一木可支亦震風凌雨而後知厦屋之憚憚也

也侯所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為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為暴始至蒐軍明律戮澤中為龍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覈丁籍實民賦老壯以時富貧有經又為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耻陶為清淳詎是用希九此皆侯所為反風徒鯀之本也天子神聖文武克有天命視融受取海若順令侯為政知所本价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乎哉

圖書

文庫卷三

三

